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人生道路诸阶段

上册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汉译

丛书

人生道路诸阶段

上册

〔丹麦〕克尔凯郭尔 著

京不特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北京

Søren Kierkegaard
STADIER PAA LIVETS VEI

本书根据 Gads Forlag 出版社 1999 年版译出

SØREN KIERKEGAARD
**STADIER
PAA LIVETS VEJ**



DANSK BOGSAMLING
MARTINS FORLAG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悉,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6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五辑印行名著 6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六辑、十七辑,到 2018 年年底出版至 7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译者的话

乍看之下,《人生道路诸阶段》似乎有三个作者:威廉·奥海姆、威尔海姆法官和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这其实是克尔凯郭尔所坚持的苏格拉底助产式表达形式之一。除博士论文《论反讽概念》、《爱的作为》和一些讲演文本是署有真名之外,作者的重要哲学和文学著作都使用笔名出版。这里也不例外,出版者“订书人希拉利乌斯”也是假名。在丹麦文最初的版本中,读者是找不到作者的真名的。

《人生道路诸阶段》最初出版于 1845 年 4 月 30 日。它与《非此即彼》有着同样的风格。尽管它的真正作者是索伦·克尔凯郭尔,但看上去却像是一部由诸多作者写成的集著。它通过诸多代表了各种不同人生观的笔名来表达各自的看法并且相互批驳。概观之下,书中的主题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关于恋爱与婚姻。此书在丹麦经典文学之中有着与《非此即彼》几乎相同的地位,比较之下,我们可以这样说:在《非此即彼》上下两卷中,不管这是不是笔名作者们背后的设计者的本原意图,更吸引读者的是审美风格的上卷;但是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审美立场不再占据那么大的空间,整部著作的重点是落在审美与伦理两个立场之外的第三部分。《人生道路诸阶段》的第一部分,在篇幅不大的“酒中真言”中,晚宴参与者们代表了反讽(“那审美的”)的

各种生活态度。然后,在第二部分,法官威尔海姆以与第一部分差不多长的篇幅写下了“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以“一个丈夫”的身份来阐述人性伦理的生命立场,并且对审美者们各种反对婚姻的高谈阔论做出回应。在第三部分,读者就进入了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拉丁语为“寡言兄弟”的意思)所著的“‘有辜的?’-‘无辜的?’”,这部分有着副标题“一段苦难史。寡言兄弟的心理学实验”,文本由“基旦”(拉丁语为“某个人”的意思)的自我观察者的日记和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一篇“为读者而写”构成;这个部分描述了这个心理学想象实验的对象“基旦”的内心运动,一种朝着宗教人生方向运动的魔性追求。

《人生道路诸阶段》对各个早期的笔名的生存形式以及个体人在之前的阶段中的存在性运动的轨迹给出了概观,三个部分也就包容了三个不同的人生态度:审美的(“酒中真言”)、伦理的(“一个丈夫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和前宗教性的(“‘有辜的?’-‘无辜的?’”)。在这里,《非此即彼》和《重复》中的人物又重新出现:诱惑者约翰那斯、《非此即彼》的出版者维克多·艾莱米塔、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和年轻人,还有法官威尔海姆。除了读者以前所认识的这些人物之外,“酒中真言”中还多了一个时尚店主;另外,“‘有辜的?’-‘无辜的?’”中的人物也都是全新的。

在“酒中真言”中,五个审美者几乎都是专注于生活的享受;事实上他们的宴会主题就是情欲享受,是关于女人。他们的女人观反映出了他们的生活观。既然婚姻对于他们只是一种误会,那么他们对于女人们的关系就意味了一种不用负责任的享受。与这些

审美者们针锋相对,法官威尔海姆则坚持婚姻的价值:婚姻对于他是“钟情相爱”的继续,在这种继续中,“义务”出现在了相爱者之间,这“义务”为他们的关系带来更多意义。法官威尔海姆以一种平静而清醒的方式论证了婚姻的合理性,并且论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联是生存的严肃。

然而,与“那宗教的”相比,上面这两种人生态度间的非此即彼就不再有很大的分量了;在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有幸的?’-‘无辜的?’”中,“基旦”日记所叙述的故事与克尔凯郭尔自己的人生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非此即彼》中《诱惑者的日记》的宗教性的对应文本。

通常,说到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我们难免要联系上他与瑞吉娜·欧伦森的婚约故事。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的这段爱情历程有很多解读的可能性。关于婚约事件,克尔凯郭尔自己就写有三部性质完全不同的小说:《诱惑者日记》、《重复》和“‘有幸的?’-‘无辜的?’”。

《诱惑者日记》出现在《非此即彼》的上卷之中,它通过诱惑者约翰纳斯在日记之中对少女考尔德丽娅的观察、研究和诱惑(考尔德丽娅成了约翰纳斯的实验对象和艺术作品),对婚约事件给出了一种恋爱玩味者的审美解读。《重复》是作为单行本的小说出版的,它通过一个审美的观察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来对一个濒临宗教性边缘的年轻诗人进行解读(在这里,这个恋爱中的年轻人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努斯实验心理学中的试验对象)。这两部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出版。“‘有幸的?’-‘无辜的?’”则是《人生道路诸阶段》中的第三部分,篇幅最长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在这三

部小说之间作比较,“‘有辜的?’-‘无辜的?’”也是篇幅最长的。这三部小说,作为心理学实验小说,都不能直接说是在叙述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间的故事,但它们都可以算是克尔凯郭尔和瑞吉娜婚约故事的一个投影。三部小说的立足事件是同一个事件(也就是克尔凯郭尔人生中的婚约事件),但三个主人公所处的“人生阶段”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人生道路诸阶段》中,“‘有辜的?’-‘无辜的?’”的首要部分是订婚并且解除婚约的“某个人”(亦即,“基旦”)的日记。这不是一部诱惑者的日记,而是一部心灵受煎熬者的日记。在日记中,基旦反思了他的各种动机——他为什么解除掉“他与一个有着生活喜悦的女人的婚约”(并且也就间接地隔绝于世界)。无疑,基旦的内心冲突和克尔凯郭尔自己的内心冲突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有时候基旦的故事简直就是克尔凯郭尔的精神生活的直接展示,比如说,克尔凯郭尔在取消婚约时写给瑞吉娜的信就原封不动出现在了基旦的日记中。这日记所描述的心灵历程能够使得读者在极大的程度上趋近克尔凯郭尔与瑞吉娜的爱情历程中的真相。日记描述了一个持续了半年的婚约,它在晨记和午记之间变换:时而是对订婚时的回忆,时而是对整个过程的反思。在订婚之后,作者(作为作者的基旦,抑或作为作者的克尔凯郭尔)发现他们两人的天性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承担起痛苦并且解除婚约。读完这些日记,读者也许会想:《诱惑者的日记》不会是克尔凯郭尔自己的日记,但这“基旦”的日记……,可能差不多……哦。“‘有辜的?’-‘无辜的?’”的第二部分是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一篇“为读者而写”,对“基旦”日记中的婚约故事做出一种哲

学的、心理学的和文学创作理论性的分析。这“基旦”日记是法拉他·塔希图尔努斯的“想象实验”，这“想象实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实践，而更是一种使人有可能去领会“人的存在”的文学形式。这样，在读完了这篇“为读者而写”的时候，读者则反而又让自己拉开距离了：这又是一部虚构出来的日记体小说，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他自己的吧……

本书翻译所用的原本是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在1999年出版的 *Sø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 bind 6: Stadier paa Livets Vei* (出版社是 Gads Forlag)。在翻译之中我所使用的对照版本有：F. Prioret M. -H. Guignot 的法文版 *Étapes sur le chemin de la vie* (出版社是 Gallimard, 1948 年)、Emanuel Hirsch 的德文版 *Stadien auf des Lebens Weg* (出版社是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8 年) 和 Howard V. Hong 的英文版 *Stages on Life's Way* (出版社是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年)。

我得到了索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的极大帮助，中心的研究者们对一些疑难文字段落所做的说明使我解开了诸多困惑的节点。在一些汉语表述的细节上，我努力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而对于一些中文日常语言里原本没有的概念，为了避免迅速阅读所造成的误解、误读，译者往往宁可使用读者们不习惯的词，也不使用会导致误读而在表面上能让读者感到习惯的词。对于一些哲学上应当得到强调的字词的翻译，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就不是翻译所关心的重点。另外，如果一些文学爱好者因为期待这是一部浪漫爱情小说，期待这小说能够类似于夏洛蒂·勃朗特、

珍·奥斯汀,乃至琼瑶的小说,他们也许会抱怨注释太多,无法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对此,译者只能感到抱歉而爱莫能助,因为,这之中虽然是有着一部小说,但这小说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实验小说;而在丹麦的文学爱好者中,能够直接读顺或者读懂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的,也仅仅是少数对德国唯心主义和罗曼蒂克时代人文背景有比较全面了解的读者,书中的大部分注释本来就是为丹麦读者提供的阅读理解上必要的辅助工具。译者的努力是让读者读懂著作中的意义和作者的思路;如果有人认为把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翻译得像一部《红楼梦》是意译,那么,译者绝对会认为这样的所谓“意译”是不可取的。

在这里我也说明一下。书中出现的脚注,都是书中原有的注释。尾注中带有半方括号的都是丹麦文版的注释集里提供的注释。尾注中不带方括号的是译者给出的注释。

下面,我对一些翻译用词做一下大致的说明。

形容词“正定的”的丹麦文是 positiv,为避免“肯定”这个词所引起的误解和误导,在哲学关联上常常特选此词而避开“肯定的”。意为“正面设定的”。

名词“辜”,我在文中给出了注释。辜的丹麦文是 Skylden,英文中相近的对应词为 guilt。Skyld 为“罪的责任”,而在字义中有着“亏欠”、“归罪于、归功于”的成分,——因行“罪”而得“辜”。因为在中文没有相应的“原罪”文化背景,而同时我又不想让译文有曲解,斟酌了很久,最后决定使用“辜”。中文“辜”,本原有因罪而受刑的意义,并且有“却欠”的延伸意义。而且对“辜”的使用导致出对“无辜的”、“无辜性”等的使用,非常谐和于丹麦文 Skyld、

uskyldig、Uskyldighed,甚至比起英文的 guilt、innocent、innocence 更到位。

动词“设定”的丹麦文是 sætte,对应于德语中的 setzen。德国唯心主义从费希特起一直使用的设立原则的概念。可参看费希特和谢林的体系演绎,比如王玖兴翻译的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作为克尔凯郭尔时代审美理论的特定概念,“那喜剧的”这个词对立“那悲剧的”。如果不强调这一对立,那么也可以译作“滑稽可笑的东西”或“滑稽可笑的成分”。

名词“承受”的丹麦文是 Liden,动名词,相当于德语中的 Leiden。动词 atlide 和名词 Lidelse 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指“受苦”和“苦难”。Liden 在哲学中是“行为”、“作用”或者“施作用”的反面。在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王玖兴中译本中有相应的“活动的对立面叫作受动”的说法。

形容词名词化后的名词“那现世的”的丹麦文是 det Timelige。与“那永恒的”相对立。意为“属于时间的而不属于永恒的、属于此岸而不属于彼岸的”。时间的、人间世界的。派生名词为“现世性”Timelighed。

以上是一些对概念的说明。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概念也需要得到解说,而尾注给出了许多这一类解说,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有些语言上的用法,当代的汉语可能与七八十年代有了不同。我遵从当代的规则。比如说,在我少年时代,我们都会写“作出判断”、“作出评论”、“作出决定”等等,这一“作出”在当代都变成了“做出”,所以我原译稿中的“作出”或者类似的“作”在这里都改成

“做出”和“做”。

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免不了有一些错误,因此译者自己在此译本出版之后仍然不断寻求改善。另外,如前面提及,这个版本寻求与国内已有的阅读习惯保持和谐,一些名词概念被变换为比较通俗顺口的字词,译者甚至还对一些复合句子进行了改写,但是译者在尾注中对所有这类“译者的创意加工”都给出了说明和解释。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有时候也在一些地方加上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有的在尾注里做出了说明,有的则没有说明(比如说“那现世的”这一类概念)。有的句子则是在尾注里得到分析解读或者被加上一些原文中没有的引号。中文的语法决定了中文的解读常常会有模棱两可的效果,这在诗意阅读上可能会是一种优势,但是既然本书中的文字叙述并不带有“让读者对某句句子做出多种意义解读”的诗意目的,相反,“对叙述有一个明确无误的理解”是读者领会上下文关联的前提,那么译者就有必要在翻译成中文的叙述之中清除掉各种模棱两可的可能。

现在,这个中文版本的《人生道路诸阶段》出版了。在这里,我向我的朋友郭凤岭先生(他也是我的论文《自我的辩证法》的中文版编辑)表示感谢:我在2015年完成这本书的翻译,是因为我在2014年与他有过一个要出版这书的约定,否则的话,可能会有好几年的延迟。我也感谢蔡玮女士,她对照 Hong 的英文译本对我的译稿进行校读,帮我修正了许多翻译的不确切的地方。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负责本书的编辑关群德先生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我也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我向哥本哈根的索

伦·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致谢, 研究者的注释工作为我对原著的理解带来了极大帮助。我也向丹麦国家艺术基金会致谢, 感谢基金会对我这许多年文学翻译和创作的支持和帮助。

京不特

二〇一六年六月

于哥本哈根

Tak til

人生道路诸阶段
不同人物的研究

由
订书人希拉利乌斯^①
征集编印出版

^① 订书人希拉利乌斯]希拉利乌斯这个名字是由拉丁语形容词“hilaris”构成，意为“欢快、高兴、兴高采烈”。

目 录

Lectori benevolo! (给善意的读者)	1
“In vino veritas”(酒中真言)	9
一个丈夫对各种反对婚姻的看法的回应	153
“有辜的?”-“无辜的?”	333
给读者的信	705

Lectori benevolo!¹(给善意的读者)

鉴于诚实应当在一切之中存在,尤其是应当在真相王国和图书世界之中存在,并且,本来,如果一个订书人不是在自己的行当里尽本分,而是名不正言不顺地在文人圈子里混,那么,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按理是只会让这本书招致各种严厉的评判,并且可能会使许多人因为以此订书人为耻而根本不想去读这本书,而现在,既然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教授或者地位显赫的人物来对此感到不快,那么,就让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本书的真实故事吧。

在一些年之前,有一位知名文人寄送了一大堆书来装订,item(拉丁语:同样也)有不少二十四张本的书要订成四开本。² 由于那是一年中的忙碌时段,而我们的文人先生则一如既往地是一个和蔼而随和的人,因而,说起来不好意思,这些书就在我这里放了三个多月。事情就是这样,就像德国谚语所说:Heute roth morgen todt(德语:今天红润明天死),³ 就像牧师说:死亡不认贫富老幼,⁴ 就像我的亡妻所说的:我们全都会走上这条路;⁵ 但是,我们的主最清楚,什么时候最合适,而那这样的话,最合适的当然是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发生的,这就正如事实上的情形:甚至那些最好的人也不得不离开这里;就这样,这文人却死掉了,并且,他在国外的遗产继承者们通过遗嘱查验法庭收到了这些书,而我则通过这同一个法